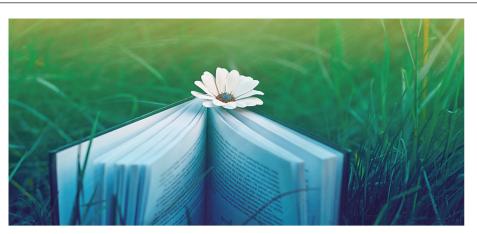
• 语丝



# 高过梅花的蝴蝶(外一首)

### □黑马

春天的风推醒我,蝴蝶嗔怪我 梅花关在院子里,是否锁得住重重叠叠的词韵

一粒雪,在春天和梅花之间自由的翩跹 一粒雪,会不会变成一滴流星的泪

梅花群开,我的诗句醉倒在故乡的黄土路上谁折叠的纸鹤正巧降落在我的胸口

一只蝴蝶飞来了,又来了一只蝴蝶 在清苦的小院里歌舞,舞姿高过了梅花的枝头

### 水墨未干

远方的杯盏,水墨蜻蜓在跳舞 你卧成故乡的弯月

村庄的上空,一半是弯月,一半是彩虹 在苏北打铁的梦还停在半空

一滴秋水,一弯明月 大风中,家乡的河流起了神奇的涟漪

我只愿做快乐的闪电 只做你水墨未干的一支画中的青莲

### 黑马

本名马亭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中国"曹植诗歌"奖、全国鲁藜诗歌奖、万松浦文学奖。著有《苏北记》《黑马说》《煤炭书》《乡土辞典》等诗集多部。

## 跟母亲去地里打油菜

#### □叶耳

昨天下午去山里散步看见地里的二叔和二婶在种地二叔挖一锄,二婶就用手从簸箕里撒下几粒高一大。 他们一前样子使我想起了我种地的父亲和母亲父亲已经去世许多年了只剩下了母亲独自在地里以早到晚的忙碌

这些年,我很少在家乡 母亲做的布鞋基本上没有再穿 城市里我穿过无数的鞋子 只有母亲的那双让我感到踏实 我在路途中遇见过许多的母亲 她们像故乡芬芳的脸庞

母亲还像过去那样 做饭喂鸡鸭看羊种地去山里剁柴 我的酒量越来越好而我却很少再喝

前晚母亲跟我坐在堂屋里说 明天天晴后天就可以去地里打油菜 刚从乡镇上赶场回来的母亲买了几个鸭梨 母亲不知道明天是母亲节 明天我只有去地里打油菜她才会感到快乐

#### 叶耳

中国作协会员。作品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著有散文集《深圳的我们》。

# 老屋

### □战芳

老屋的磁场 正极直达我的出生地,反极来自故乡 老屋就像孔明灯,只要点燃灯捻 天空里总有豁朗 疏影横斜的老屋,静谧悠远 几只蝈蝈,在葡萄架下歌唱 那隐隐透亮的瓦沿间垂曼的荫凉 正一层一层沿墙缝渗入 祖祖辈辈的气息,弥漫着沁人的幽香

童年的记忆,和老屋分不开 像击鼓传花一样,十二檩的房屋结构 屋顶冒着炊烟,红木家具,老坛菜缸 印着花卉的床单,有几点油渍的斑驳 不似雕琢的粉饰,只证明古旧的印痕 我会,爱至尤深 业上社会在 按及工物节 再收乘挂册

坐上竹童车, 摘朵石榴花, 再将香椿树摇一摇 穿越青花砖铺就的甬路和嶙峋古怪的假山石 一转身, 枣花结出了大红果

一挥竹杆,打下一阵落枣雨

与老屋有关的词,胜于二月花 完成一次描述,是激动的过程 一块碑,或者一个家族的样子 我已无所可逃,完全在老屋的映照下 变成屋檐下的飞燕,衡泥作窝,攀衍生息

#### 战芳

河北省作协会员,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特约作家。作品散见于《辽宁青年》《文学月刊》《诗选刊》《长城》等刊物。参加过第五届河北省青年诗会。

### 果园 (外一首)

#### □婧芩

父亲在离世之前 为母亲留下一座果园

一盏盏红灯笼从天黑燃到天明 如果不是母亲拦着 它们还要从仲秋亮过寒露 又像一束束火把 一路烧到霜降 烫伤母亲的眼睛 我害怕 一树树火红的思念 被母亲瞒不住

我害怕 那随处迸溅的火星

果园 有时候是 思念的隐患 失火的天堂

### 野菊花

当秋天的原野跌入 乌云的掌心 野菊花抽出体内肥美的闪电 把 晦暗的背景点亮

山林适宜疗伤 笨重的山石适宜将 发锈的心镜磨出亮光 像一尾得道的狐仙那样 心肠慈悲 身姿妖娆 打坐 参禅 替天行道

像一株带发修行的野菊花那样 在自己的旷野上 修一座苍生的寺庙

### 婧芩

本名寇金丽,沧州市作协会员,河北省作协会员,有诗歌作品散见于《诗选刊》《星星》《绿风》《中国诗歌》等刊物。

## 重回故乡

#### □孙¯

重回故乡,你需要先做一个深呼吸 让心灵的神经末梢,触摸下故乡的记忆 你需要先清除那些身体里的五味杂陈 你还需要足够的虔诚和勇气

故乡越来越厚重的天空 你需要使劲抬头,才能看到星空的璀璨 肩膀绷紧 脊梁挺直 你才能抗起那些离乡的思念和原罪

衣錦还乡,你需要谦卑低调地给祖宗们磕个头告诉他们,你心中的敬仰 不要夸张,不要欺瞒 祖宗们的眼睛都是圣洁的,在天上看着你

在这个故乡,父母就是护卫你最大的神回报他们的恩泽,要用一生的爱还有那些故乡的山水、土地和人情,你都要去看看那里都连着你的根你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游离故乡的浪子你要懂得,把灵魂植进故土

### 孙飞

作品散见于《词刊》《新诗歌》《青年诗人》《齐鲁文学》《长江诗歌》《国家诗人地理》等诗歌刊物和网络平台。

# 父亲的菜园

#### □王培建

屋后的一口老井 挂满了青苔 一架打捞过岁月的辘轳 井绳缠满苦辣酸甜

不大的菜园,容得下 他目光里所有的期盼 沾满泥巴的双手 撑起七口之家

辘轳的咿咿呀呀声

叫醒了黎明 磨亮了一层又一层的老茧 染白了村口的芦花 压弯了挑着日月的壮汉

如今 那个帮父亲看畦口的孩子 也已双鬓染霜 老井还在,辘轳还在 菜园还在,当年那个顶着星星 摇着辘轳的人却已经走远

### 王培建

沧州市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沧州日报》《沧州晚报》 《暮雪诗刊》等报刊。